

麦林推理

医学悬疑天后
系列作品 1

一颗肾，价值多少？

一颗心，又有多少人想要？

贝赛的堕落

HARVEST



(美) 苔丝·格里森 Tess Gerritsen 著
陈宗琛 译



你是否曾经想过，
全世界60亿人口，
有多少人，
在等待器官相容。
渴求重生？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贝赛的堕落

BEI SAI DE DUOLUO

(美) 苔丝·格里森 Tess Gerritsen 著
陈宗琛 译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桂图登字 20—2011—03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贝赛的堕落 / (美) 苔丝·格里森著; 陈宗琛译. —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1. 9

ISBN 978-7-219-07401-5

I. ①贝… II. ①苔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16226 号

TITLE: HARVEST

AUTHOR: TESS GERRITSEN

Copyright: ©1996 BY TESS GERRITSE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E ROTROSEN AGENCY LLC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1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 of Guangxi Co.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监 制 彭庆国
策划编辑 徐嘉谦
责任编辑 王晓雪
责任校对 周娜娜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12.5
字 数 260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9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401-5/I·1379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1

以他的年纪来看，他的个子算是矮小的，他比另外那几个男孩长得矮。莫斯科地铁的阿尔巴兹卡亚站有一条富丽堂皇的地下通道，希腊式的大理石柱充满古典风味。那几个男孩平常都在那里行乞。不过，虽然现在只有十一岁，他却已经什么坏事都干过了。他已经抽了四年的烟，偷了三年半的东西，当了两年的童妓。最后这件事并不是耶可夫自己想做的，而是米夏叔叔坚持要他做的。要是不做，他们哪来的钱买香烟和面包呢？住在米夏叔叔家的四个男孩子当中，耶可夫是年纪最小的，也是金头发颜色最漂亮的。身体上的蹂躏对他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冲击，他一直在忍耐。那些恋童癖的客人总是比较喜欢年纪小的、长得可爱的。他们似乎并不在乎耶可夫少了一条左手臂，事实上，绝大部分的人甚至没有注意到他左肩上只剩下一截残肢。他们完全被他迷住了，迷上了他的稚嫩，他那头灿烂的金发，他那双流露着无畏神采的蓝眼睛。

耶可夫渴望自己快快长大，长大了就可以不用再受这种蹂躏，就可以像那几个比他大一点的男孩子一样，靠神不知鬼不觉的扒窃技艺谋生。在米夏叔叔那栋小公寓里，他睡的是一张行军床，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还有晚上睡觉之前，他都会用仅剩的那只右手抓住床头的栏杆，用力拉扯自己的身体，一次又一次，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身高再拉长个一二厘米。米夏叔叔劝过他，做那种运动只是白费工夫。耶可夫个子矮小是因为先天发育不良，是遗传的体质。七年前，耶可夫被一个女人遗弃在莫斯科，而那个女人看起来也是一副发育不良的模样。耶可夫对那个女人几乎毫无印象，也不记得自己从前的事情。他

来到莫斯科之前的儿时记忆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了，他所知道的，都是米夏叔叔告诉他的，而且，米夏叔叔的话他只相信一半。十一岁还是一个很稚嫩的年龄，然而，身材矮小的耶可夫却已经具有超乎年龄的聪慧。

正因为如此，他天生对所有的人和事都抱着怀疑的态度，包括眼前这一男一女。此刻，那一对男女正坐在餐桌前面，和米夏叔叔谈事情。

那对男女开着一部豪华的黑色大车来到米夏叔叔的小公寓，车窗黑漆漆的，看不到车子里面。那个叫葛瑞格的男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，脚上那双鞋子是真皮的。那个叫娜迪亚的女人有一头漂亮的金发，裙子和上衣是上等毛料制作的，手上提着一个硬式的手提箱。公寓里的四个小男孩一眼就看出来，她不是俄国人。可能是美国人吧，要不然就是英国人。她俄语讲得很流利，只不过腔调很重。

米夏叔叔和葛瑞格一边喝着伏特加一边谈事情，而娜迪亚则是环顾四周，打量着公寓里狭小的环境。她看着那几张被推到墙边的破旧军用行军床，看着那一堆脏兮兮的床单，看着那四个小男孩。那四个小男孩紧紧地靠在一起，眼中流露出恐惧不安的神色。她有一双淡淡的灰眼睛，看起来很迷人。她用那双明媚动人的眼睛逐一打量着那几个男孩子。她第一眼先看到彼得。彼得是年纪最大的一个，今年十五岁。接着她看看十三岁的史蒂芬，十二岁的亚利克西。

最后，她终于看向耶可夫。

被大人这样目不转睛地打量，耶可夫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。他毫不畏缩地看着娜迪亚的眼睛，没想到，娜迪亚很快就把视线移开了，这反倒让耶可夫有点不太习惯。大人通常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，根本不理睬其他那几个男孩子。这一次，引起那个女人注意的倒是彼得，那个瘦瘦长长、满脸痘子的彼得。

娜迪亚对米夏叔叔说：“米夏·伊萨耶维奇，你做得很对，这些孩子在这里根本没有前途。想想看，我们带给他们的机会是多么难

得！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对着那几个孩子笑了笑。

那个呆呆的史蒂芬也对着她微笑，那模样像极了一个被爱情冲昏头的白痴。

“你应该知道，他们都不会讲英语。”米夏叔叔说，“顶多只会讲一两个简单的词。”

“小孩子学得很快，对他们来说，学习另外一种语言一点都不费力。”

“他们还是需要时间去学，学新的语言，适应新的食物……”

“他们换了一个新环境之后，需要些什么东西，我们机构都很清楚。我们已经照顾过太多俄国小朋友了，像他们这样的孤儿，我们会安排他们到一所特殊学校去上课，让他们有时间适应环境。”

“万一他们适应不了呢？”

娜迪亚迟疑了一下，然后又继续说：“当然，偶尔也是会有一些例外，有些小孩子难免会有情绪障碍。”她的眼光逐一扫视过那几个小男孩，“这几个小朋友当中，有哪一个会让你特别担心吗？”

耶可夫心里明白，他就是他们口中那个有障碍的小孩子。他很少笑，而且从来不哭，米夏叔叔帮他取了个绰号叫做“石头小子”。耶可夫也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从来不哭。另外那几个男孩子受伤的时候会号啕大哭，豆大的泪珠滚滚而下。但耶可夫就不一样了，他会设法让自己的脑海变成一片空白，仿佛深夜的时候电视台讯号停止发送，整个电视屏幕变成一片空白，没有讯号，没有影像，只剩下一团白色的模糊画面，一种舒缓安适的感觉。

米夏叔叔说：“他们都是好孩子，很优秀的孩子。”

这时候，耶可夫看向另外那三个小男孩。彼得额头凸出，肩膀高耸，看起来很像一只大猩猩。史蒂芬的耳朵长得很奇怪，细细小小皱成一团，两只耳朵中间夹着一个小得可怜的脑袋，简直和胡桃差不多大小。至于亚利克西，他到现在还在吸大拇指。

耶可夫低头看看自己左手臂的残肢，心里想，那我呢，我只有—

只手，为什么他们会说我们很优秀呢？

但米夏叔叔偏偏一口咬定这几个男孩很优秀，一再强调这一点，而娜迪亚也一直猛点头。这几个都是乖孩子，很健康的孩子。

“他们连牙齿都长得很好！”米夏叔叔强调说，“没有半颗蛀牙。而且，你们看看彼得长得有多高。”

“那边那个看起来有点营养不良。”葛瑞格指着耶可夫问，“他的左手臂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他一出生就少了一只手。”

“是辐射污染造成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不过他身体其他的部位都没有受到影响，就只是少了一只手。”

“应该没什么问题。”娜迪亚说着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“我们该走了，时间差不多了。”

“需要这么急吗？”

“我们的行程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时间很赶。”

“可是……他们的衣服……”

“我们机构会帮他们准备衣服。你放心，一定比他们现在穿得更好。”

“一定要这么急吗？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时间说再见？”

娜迪亚眼中闪过一丝恼怒，“好吧，不过只能给你们几分钟。我可不希望赶不上我们的班机。”

米夏叔叔看着那几个男孩子，那四个他收留的男孩子。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，也谈不上什么感情，不过，他们相依为命，互相需要。他轮流跟那几个男孩子拥抱了一下，轮到耶可夫的时候，他抱的时间比较长一点，也抱得比较紧。米夏叔叔浑身都是洋葱味和烟味，很熟悉的味道，闻起来很舒服。然而，只要一有人想靠近耶可夫，他的本能反应就是退缩。他不喜欢被别人拥抱，不喜欢别人碰他，不管是谁都一样。

“不要忘了你的叔叔。”米夏叔叔轻声细语地说，“有一天，要是你在美国发了财，可别忘了从前我是怎么照顾你的。”

“我不想去美国。”耶可夫说。

“那是为了你好，为了你们大家好。这是最好的办法。”

“叔叔，我想留下来跟你在一起！我想留在这里。”

“你一定要走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。”米夏叔叔紧紧抓住他的肩膀，猛力摇着他，“因为我已经决定了。”

耶可夫看看另外那几个男孩子。他们几个互相看来看去，咧开嘴笑着。他心里想：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，他们好像都很开心，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感到迟疑？

娜迪亚牵住耶可夫的手说：“我先带他们到车上去，葛瑞格会留在这里跟你把所有的文件签好。”

“叔叔！”耶可夫突然大喊了一声。

但米夏叔叔却撇开脸不看他，凝视着窗外。

娜迪亚把那四个男孩带到走廊去，往楼下走。他们要走三层楼梯，从四楼走到一楼外面的马路。那几个男孩子精力旺盛，把楼梯踩得砰砰响，唧唧喳喳聒噪个不停，空荡荡的楼梯间轰隆隆地回荡着他们的声音。

他们才刚走到一楼，亚利克西忽然停住脚步。“等一下！我忘了把苏苏带走！”他一边大喊着，一边回头往楼上猛冲。

“赶快回来！”娜迪亚大喊，“不准跑回去！”

“我不能把它留在那里！”亚利克西大喊。

“马上给我回来！”

亚利克西根本不理她，自顾自地跑上楼梯。那个女人正想跑上去追他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彼得说：“要是没有苏苏，他是不会离开的。”

“那个苏苏究竟是什么鬼东西？”她怒气冲冲地大声问他。

“他的狗狗玩偶。他整天抱着他的宝贝狗狗不放。”

她抬头瞥了一眼楼梯间，看看四楼。那一刹那，耶可夫看到她眼中流露出一种他无法理解的神情。

那是一种焦虑的神情。

她站着的那种姿态仿佛陷入犹豫，不知道是该去追亚利克西，还是不要管他。后来，亚利克西终于又沿着楼梯跑下来了，怀里紧紧抱着那只破破烂烂的苏苏。娜迪亚似乎松了一口气，整个人靠在楼梯的栏杆上。

“拿到了！”亚利克西兴高采烈地大喊着，紧紧抱着那只玩具狗。

“好了，我们上车吧。”娜迪亚一边说着，一边把他们带到外面去。

四个男孩一个接一个坐进车子的后座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，耶可夫几乎有半个屁股坐在彼得的大腿上。

“能不能麻烦你把瘦巴巴的屁股移到旁边去？”彼得嘴里不太高兴地咕嘟着。

“要移到哪里去？坐到你脸上吗？”

彼得推了他一把，他也推回去。

“别闹了！”娜迪亚从前座转过头来厉声呵斥他们，“你们给我安分一点！”

“可是后面实在太挤了。”彼得抱怨着说。

“那你们就自己想办法挪一挪，然后给我闭嘴！”娜迪亚抬头瞄了一眼公寓大楼，眼睛看向四楼，看向米夏叔叔的那间小公寓。

“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等？”亚利克西问。

“我们要等葛瑞格，他在签些文件。”

“还要等多久？”

娜迪亚身体往椅背上一靠，眼睛直视着前方，“要不了多久的。”

亚利克西突然跑回来，然后又跑出去，砰的一声把门猛关上。那

一刹那，葛瑞格心里想，好险，要是那个小浑球晚个一两分钟跑进来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那个笨得跟猪一样的娜迪亚居然会让那个小王八蛋跑回楼上来，她到底在干什么？打一开始，他就很反对找娜迪亚来做这件差事，可是鲁班偏偏坚持一定要找女人，说女人比较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。

他听到那男孩子咚咚地沿着楼梯跑下去，声音愈来愈远，接着是砰的一声巨响，公寓大门关上了。

于是，葛瑞格又转身面对那个拉皮条的浑球。

米夏站在窗边，看着底下的街道，看着那部载着他那四个男孩的车子。他的手压在玻璃上，肥肥的手指头张得开开的，比着再见的手势。当他转过头来面对葛瑞格的时候，他的眼中还真的噙着泪水，有些湿湿的。

只不过，当他开口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是在问钱的事情，“钱是在那个手提箱里吗？”

“没错。”葛瑞格说。

“全部吗？”

“一个小孩五千，总共两万美金。价钱我们早就说好的。”

“没错。”米夏叹了口气，抬起手摸摸自己的脸，他那张苍老的脸脸上满是皱纹，看得出来长年累月酒不离口，烟不离手，“真的会有好人家收养他们吗？”

“这件事娜迪亚会处理的。你应该看得出来，她喜欢小孩子，这就是为什么她会选择做这个工作。”

米夏勉强挤出一丝微笑，“也许她也可以帮忙找个好人家收留我。”

葛瑞格心里盘算着，一定要把他从窗户旁边引开。于是，他指着放在小茶几上的那个手提箱说：“来吧，过来点点看钱的数目对不对。”

米夏走到手提箱前面，按开扣环，看到里面装了满满的美钞，一

束束叠得整整齐齐。两万美金，这些钱够他买一辈子都喝不完的伏特加，喝到肝烂掉。葛瑞格心里想，这年头人心是多么的廉价，人的灵魂是多么容易就可以收买。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，街头巷尾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卖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开个价钱，比如说，一箱以色列的柳橙，一台美国制的电视机，或是找个美女一夜春宵。机会到处都是，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挖出金矿。

米夏站在那里低头呆呆地看着那些钱，他的钱。不过，他看起来不但没有兴奋的样子，反而显露出一种憎恶恶心的表情。他把手提箱盖起来，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头垂得低低的，双手搭在手提箱的黑色塑料壳上。

这时候，葛瑞格慢慢走到米夏身后，举起一把装着消音器的自动手枪，对准米夏光秃秃的脑袋开了两枪，射穿了他的脑袋。

鲜红的血和灰色的脑浆四散飞溅，喷到了墙壁上。米夏整个身体往前一趴，撞翻了那张小茶几，那个手提箱摔在他旁边的小地毯上。

葛瑞格飞快地抓起那只手提箱，以免被那摊逐渐扩散的血沾到。手提箱边沾到了一些脑渣。他走到浴室，拿了几张卫生纸把手提箱塑料壳上的血迹擦掉，然后再用水把黏在上面的脑浆冲掉。接着，他又走到外面，走到米夏尸体旁边，那摊血泊已经流过地板，把另外一张小地毯也染红了。

葛瑞格四下看了一圈之后，终于放心了。任务已经完成，没有留下任何证据。他有一股想把那瓶伏特加带走的冲动，不过后来想想还是打消了那个念头。万一那几个小鬼问他，米夏叔叔的宝贝酒瓶怎么会在他手上，他可没有那种耐性去应付他们，应付他们是娜迪亚的工作。

他走出那间小公寓，走下楼梯。

娜迪亚和她负责看管的那几个小鬼正在车里等。她看着他钻进驾驶座，眼中明显露出疑问的神情。

“文件都签好了吗？”她问。

“好了，全都解决了。”

娜迪亚靠回椅背上，叹了一口气，仿佛心中放下一块大石头。葛瑞格发动车子的时候，心里想，她实在不是做这种工作的料，她没那个胆子。无论鲁班是怎么说的，这个女人根本就是累赘，只会拖累他。

这时候，后座忽然传来一阵扭打的声音。葛瑞格瞥了后视镜一眼，看到那几个男孩子在后面你推我我推你，没完没了。不过，个子最小的耶可夫倒是一动也不动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前面。从后视镜里，葛瑞格发现耶可夫也在看他，那一刹那，他突然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，感觉仿佛那是一双大人的眼睛在看他。那是一张小孩子的脸，眼神却是大人的眼神。

接着，耶可夫忽然转身打了他旁边那个小男孩一拳，打在他肩膀上。后座忽然起了一阵骚动，几个人扭打成一团，拳脚飞舞。

“你们给我安分一点！”娜迪亚说，“难道你们就没办法安静一下吗？到里加去还要开很久的车。”

那几个男孩子立刻安静下来，好一会儿，后座鸦雀无声。接着，葛瑞格从后视镜里看到那个个子小小的、眼神很像大人的耶可夫，看到他用手肘顶了一下他旁边的男孩子。

看到他那种举动，葛瑞格不自觉地笑了起来。他心里想，没什么好担心的，毕竟小孩子就是小孩子。

2

已经是半夜了，凯伦·塔利欧的眼睛已经快要睁不开了。她奋力想撑开自己沉重的眼皮，想让自己保持清醒，继续开车。桃乐丝姨妈的葬礼结束之后，她立刻就开车上路，到现在已经开了将近两天两夜了。除了中途停下来打个盹，或是买一份汉堡和咖啡之外，一路上几乎没有休息。她已经喝了不知道多少杯咖啡了。才隔了两天，她姨妈的葬礼仿佛已经成了上个世纪的记忆，变得遥远而模糊。她依稀记得葬礼上摆满了逐渐凋萎的剑兰，看到了一大堆叫不出姓名的表兄弟姐妹，吃了几个味道酸酸的一口三明治。

此刻，她满脑子想的就是赶快回家。

其实，她心里明白，她应该把车子停下来，休息一下打个盹，然后再开车上路。只不过，眼看已经快到家了，大约再开八十公里就到波士顿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了。刚刚在“丹金甜甜圈”停车的时候，她已经灌了三杯咖啡。那三杯咖啡似乎发挥了一点功效，让她从麻州的春田市一路撑到史托布里奇镇，只不过，咖啡因的效力现在已经渐渐消退了。她以为自己还很清醒，可是，有好几次她的头猛然垂下去，她才意识到自己睡着了，睡着了一两秒钟。

前面的路上一片漆黑，她远远看到一个“汉堡王”的灯箱招牌在闪闪发亮，于是她把车子开下高速公路。

她走进店里，点了一杯咖啡和一份蓝莓松饼。此刻是深更半夜，用餐区只有零零落落几个客人，脸上同样都是一副疲惫不堪的表情。凯伦心里想，都是些公路游魂，仿佛每一个公路休息站都会看到这些疲惫的幽灵在出没。整个用餐区静悄悄的，静得有点诡异。每个人仿

佛都努力想振作起来，让自己清醒一点，继续开车上路。

坐在旁边那桌的是一个女人，看起来一脸阴郁，而她带的那两个小孩则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吃饼干。那两个小孩子长着一头漂亮的金发，看起来很乖巧。凯伦看着他们，忽然想到自己的女儿。明天就是她们的生日了。她心里想，此刻，她们正安安稳稳地睡在床上，过了这一天，她们就十三岁了，而她们的童年岁月也逐渐远离，一天比一天遥远。

她心里想，当她们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自己已经在家里了。

她把咖啡杯拿到柜台去续杯，盖上塑料盖，然后走到外面去，钻进车子里。

此刻，她感到脑袋清醒多了。她相信自己一定办得到，再过一个钟头，再开八十公里，她就会抵达自己家门口了。她发动车子，把车开出停车场。

她心里想，八十公里，只剩下八十公里了。

大约三十公里外，有一家便利店后面停着一部车，文斯·劳瑞和查克·萨维斯坐在车子里。他们刚刚又喝完了一箱六罐装的啤酒。他们两个在比赛喝酒，已经接连喝了四个钟头都没停，看看谁能够喝最多百威啤酒，而且不会吐出来。到目前为止，查克领先了一罐。他们已经算不清两个人总共喝了多少罐，看样子只好等到明天早上再清点。车子的后座有一堆像山一样的空啤酒罐。

不过，查克绝对是领先的，而且显出得意扬扬的样子。看到他那副姿态，文斯简直气炸了，不管干什么事，查克好像永远都比他强。另一方面，这场比赛并不公平，文斯本来还可以再跟他大战一回合，但酒已经喝光了。此刻，尽管查克明知道这场比赛并不公平，但他脸上还是挂着那种得意的笑容。

文斯推开车门，钻出驾驶座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查克问。

“再去多买几罐。”

“你已经差不多了，不能再喝了。”

“去你的吧！”文斯说。他摇摇晃晃地走过停车场，走向便利店的门口。

查克大笑起来，朝着车窗外大喊：“你连路都快没办法走了！”

文斯心里想，这个浑球，去你的吧！你看，我不是走得好好的吗？他晃进便利店，准备拿两箱六罐装的啤酒。也许应该拿三箱，没错，他可以轻而易举再喝掉三箱，他天生就是铁胃。除了每隔几分钟就要跑去撒一泡尿之外，他完全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醉意。

他进门的时候绊了一跤，但很快又站了起来。门槛实在太高了，真该死，应该去控告这家店。他从冰箱里拿了三箱六罐装的啤酒，神气活现地走到柜台，手上拿着一张二十美金的钞票用力往柜台上一拍。

店员看了那张钞票一眼，摇摇头说：“抱歉，我不能收你的钱。”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，什么叫做不能收我的钱？”

“我们不能卖啤酒给神志不清的客人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我喝醉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看清楚，这是钱，对不对？你他妈的不想要我的钱吗？”

“我可不想吃上官司。老弟，麻烦你把啤酒放回去好吗？这样好了，你为什么不买杯咖啡或是别的什么呢？比如说，买条热狗。”

“我不想吃什么鬼热狗。”

“那你就出去吧，老弟，走吧。”

文斯把一箱啤酒往前面一丢，那箱啤酒飞过柜台砸在地板上。他正准备要把第二箱摔进柜台的时候，那个店员忽然抽出一把枪。那一刹那，文斯正好把啤酒箱举在空中，整个人愣住不敢动，眼睛盯着枪口。

“出去吧，给我滚出去！”店员说。

“好吧。”文斯往后倒退了一步，两只手高高举在半空中，“好吧，我听到了。”

他正要走出门口的时候，又被门槛绊倒了。

文斯钻进车子里的时候，查克问他说：“酒呢？”

“他们的啤酒卖光了。”

“啤酒怎么可能会卖光呢？”

“他妈的反正就是卖光了，可以了吗？”说着，文斯发动车子，猛踩油门。轮胎摩擦路面发出尖锐的声响，然后车子就冲出了停车场。

“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”查克问。

“找另外一家店。”他眯起眼睛看着前方黝黑的公路，“真该死，匝道入口在哪里？应该就在这附近没错。”

“老兄，算了吧，要是再喝一轮，你铁定会吐翻天。”

“他妈的，匝道入口究竟在哪里？”

“你好像已经开过头了。”

“才没有，你看，就在那里。”文斯把车子向左猛转，轮胎摩擦路面发出一阵尖锐的吱吱声。

“喂！”查克说，“喂，好像不是……”

“二十块美金我就不相信没人要！他们会要的，一定会有人要的。”

“文斯！你搞错了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查克大叫起来：“你开错方向了！”

文斯猛甩了一下头，集中精神想看清楚前面的路，可是眼前的灯光实在太刺眼了，直接照向他的眼睛，而且，那个光线似乎越来越强了。

“赶快右转！”查克尖叫起来，“那是车子！赶快右转！”

文斯猛打方向盘向右转。

没想到，那道刺眼的光线也跟着他一起转。

他听到一声尖叫，那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一种神秘诡异的声音。

那不是查克的尖叫声，而是他自己的。

艾贝·迪麦多医师累坏了，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累过。除了不久之前在 X 光检验休息室小睡了十分钟，她已经整整二十九个钟头没有合眼了。她知道自己已经很明显地筋疲力尽了。她在外科加护病房的水槽前面洗手的时候，瞄了镜子一眼，镜中的自己两团黑眼圈，显现出无比的疲倦，黑色的头发纠结凌乱，蓬松得像狮子的鬃毛一样。她被自己那副模样吓了一跳。时间已经是早上十点了，她甚至忙得还没有时间去冲个澡，刷刷牙。早餐是一个煎得硬邦邦的荷包蛋，还有一杯加了糖的咖啡。要不是外科加护病房里那位细心体贴的护士帮她准备了早餐，她恐怕连早餐都没得吃。要是艾贝找得到时间吃午餐，那已经算是走运了；如果她能够在五点之前离开医院，六点左右到家，那恐怕要有天大的运气才行。此时此刻，就算能够在椅子上坐一下也已经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了。

只不过，礼拜一的晨间查房是没有人敢坐下来的，更何况，如果负责查房的人是柯林·卫蒂格医师，那更是休想有机会坐下来了。卫蒂格医师是贝赛医院负责外科住院医师临床教学的主任医师，是一位退役的陆军将军医官，他考问学生的时候，那种一针见血冷酷无情的发问方式是出了名的。艾贝怕死了这位将军。话说回来，又有哪一个外科住院医师是不怕他的呢？

此刻，外科加护病房里总共有十一位住院医师。他们身穿白色的医师袍和绿色的刷手服，紧靠着站在一起，围成一个半圆形的人墙，所有的人眼睛都紧盯着那位住院医师教学主任。他们心里都很清楚，主任医师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冒出一个问题，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被他的炮火击中。要是那个人回答不出来，那种当场下不了台的羞辱感会持续很久。

他们这群人已经巡视过四床手术后的病人，并讨论过治疗方针和预后诊断。现在，他们围绕在加护病房的第十一床四周。那是艾贝的